



王道剑

之三

03

上官鼎 著

云锦袈裟



王

劍

卷

玉佩集

王



王道劍

之三

云锦袈裟

上官鼎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道剑之三：云锦袈裟 / 上官鼎著. —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，2014.8
ISBN 978-7-108-05082-3

I. ①王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266 号

目 录

第十六回	神农试药	1
第十七回	殊死之斗	57
第十八回	完颜不败	113
第十九回	武林盟主	171
第二十回	云锦袈裟	225
第二十一回	燕王篡位	279

神农试药



伏牛山为秦岭的支脉，以西北往东南走向，绵延在河南西部达八百里长，整条山脉宽达百里，千仞之峰相连，气势十分雄伟。经此山脉发源的河川不少，有的流入黄河，有的流入淮河，也有流入长江的，于是伏牛山脉就像是黄河、淮河、长江的分水岭，地理条件十分奇特。

山南是一大片低地，便是有名的南阳盆地。这里物产丰富，春秋时楚国即建“宛城”，历代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人物，如周朝的太公姜子牙，越国大夫范蠡，《伤寒论》的作者张仲景，造地动仪、浑天仪的张衡，三国的诸葛亮，大诗人庾信、岑参……说也说不完，真所谓地灵人杰，物华天宝，是个好地方。

这时山南麓一条寂静的黄土路上出现了二人二骑，一对少年男女各骑一匹通体黑毛的骏马，风尘仆仆地从山外进入南阳。两匹马儿虽然神骏，看上去已跑得相当累了，不住嘘气低嘶，马步也略显沉重。马上的少年人正是傅翔和阿茹娜。

来到平地，两人反而放慢了马步，这大半日都在翻山越岭，正该让马儿喘口气了。傅翔指着前面的葱绿原野和苍翠山林，对阿茹娜道：“前面就是南阳，过了南阳便是邓州，再过去就到汉水边了。到

那里咱们要雇一条船，渡过汉水走南河，就到神农架了。”

阿茹娜道：“一翻过伏牛山，气候就不同了。这里没有山北那么干，呼吸也觉温润得多。”傅翔道：“好地方啊，咱们要不要多留一两日，访一访卧龙岗，诸葛孔明躬耕的旧居？”阿茹娜笑道：“都听你的。”

两人放慢了坐骑，缓缓进入南阳城，找到一间干净的客栈，要了两间上房，赏了伙计一些银钱，嘱咐要给坐骑上好的草料。两人梳洗过后，便步出客栈到城里闲逛。

南阳城里十分热闹，商店鳞次栉比，旅人络绎不绝。在两人投宿的客栈左边一条大街上，不时还能看到一些异服的回族人和蒙族人，便如在燕京城一般，阿茹娜颇感亲切。走到街头，右转一条街，路面更宽，行人倒少了。原来这条街上一边是富户的住宅，另一边是些大批发商家，远处丁字路头是个大衙门的建筑，看上去便是南阳的府衙了。

在两人站立的街角，有一间三层楼高的酒楼，门前客人进出好不热闹。两人闻到酒楼里传来的酒菜香气，便驻足张望，只见那酒楼门前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，上面龙飞凤舞四个行草“太白遗风”，虽是陈词旧调，书法倒有几分味道。傅翔道：“咱们喂了坐骑，是不是也该喂喂自己？”阿茹娜笑道：“想吃便吃，干吗要扯上坐骑？”

两人走进酒楼，掌柜的柜台后面一片白壁上，还真有四行李白的诗句：

走马红阳城，呼鹰白河湾。

谁识卧龙客，长吟愁鬓斑。

正是李白咏南阳诗《南都行》中的句子，傅翔默默读了一遍，便

思登楼一览。他向店小二道：“三楼有座吗？”店小二大声回道：“两位客官，三楼雅座侍候。”

两人登上三楼，临窗有四张方桌，此刻只有一张桌子有人。小二便将傅翔及阿茹娜带到远边的一张桌坐定了，上了两只茶碗，提个短嘴绿釉的大壶倒满了两碗。此地茶道大异燕京及江南，当地唤作大碗茶，茶具和侍茶有些粗犷，茶水本身倒还飘出淡淡茶香。

窗口边另一桌上，坐着一个身着绛色长衫的中年官人和一个青衣后生，两人正在高谈阔论，见傅翔二人上楼来，便放低了声音。傅翔见那中年人深目隆准，似乎是色目人之裔，其说话声调和眼神皆甚年轻，但面容却有些苍老，看上去年龄三十几不到四十，清癯中有风霜之态。那个青衫后生则是相貌英俊，剑眉星目，充满活力。

傅翔请店小二帮忙点了几道南阳当地的名菜：南阳豆腐、烧鸡、肘子，加上酱面条及黄牛肉饺子，另外要了二两当地酿的白酒尝尝新。耳边却听到那后生道：“铁大人，此次好不容易经过邓州老家，何不多留两日？”那中年官人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为官在外，又逢此天下大乱之时，居然能得便回老家拜辞高堂，已属非分了，岂敢再多留？此去便将投入战事，与父母妻儿见了一面，便心无牵挂了。”

傅翔内功深厚，这边两人虽然压低了嗓子，仍然听得一清二楚，心想：“此人姓铁，若是从军做将军，倒是个好姓氏。”却听那后生道：“铁大人到河南来督粮，公事提前办完才返邓州，只过一夜便又上路，实是因公忘私啊。”那官人道：“北方情况不乐观，这批粮草纵能及时运到德州，也未必能助我军得胜，咱们这位主帅……唉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，摇了摇头，把桌上一杯白酒一口干了。

傅翔正在琢磨这两人是何来头，楼下忽然传来一阵鼓噪声。傅翔

和阿茹娜向窗外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清静的大街上这时涌进了百十条汉子，为首的十几个手中拿着短棒和麻绳，冲进对街一间门面甚宽的店铺。阿茹娜低声道：“啊，是间卖玉的铺子。”傅翔也见到那店铺一块招牌上写着“和闾美玉”四个大字，另一块招牌上则写着“丁家玉铺”。

另一桌的两人也被窗外的情形吓了一大跳，那个后生道：“铁爷，您瞧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那中年官人瞧了一会，低声道：“怕是暴民要生事。”这时街心的鼓噪之声更响了，陆续聚集的民众也更多了，一阵夹着欢呼的喝叫声中，先前冲进那间玉铺的十几个壮汉，用粗绳绑了三个人，从铺里拖出来。

那三人为首的是一个花白须发的老人，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绸衫，眼凹鼻隆，看上去似乎不是中土人氏。另外两人一个是中年贵妇人，耳上及胸前都挂戴着翠玉饰物，另一个年轻的少年人，一面挣扎，一面破口大骂。

那三人都被绑着拉出来，群众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，有人开始叫打。前面几人大喝道：“奸商，跪下！”众人跟着吆喝。阿茹娜在傅翔耳边道：“带头的不过二十几人，其他全是跟着起哄的闲杂人等。”人群中又起了一阵鼓噪，有人叫道：“官兵来了，官兵来了。”

楼上四人居高下望瞧得清楚，那街尽头的衙门处，一名军官骑着大马，带了数十个士兵小跑步赶了过来，队伍后面跟了一顶枣红顶的轿子，四个得力轿夫抬得行走如飞，不一会儿都到了人群前。那军官停在马上瞅着群众闹事，并不制止。

这时群众中带头的有人叫道：“鞑子奸商，鞑子奸商，打啊！”便有人冲上前去，抡起拳头就朝那三个被绑者打下去。

楼上那后生见状大怒，叫道：“当街私刑，还有王法吗？”起身一个箭步跨到窗边，便要跃下。那官人伸手制止道：“且住，你不见知府到了吗？先看知府如何处置。”

傅翔见那后生一个箭步跨出，便知他练了一身外家功夫，大约是那铁姓官人的随身侍卫。转目再看那街心，只见那顶大轿门帘掀起，一个蓄着山羊胡的官员走下轿来。那铁姓官人居高下望，一瞧他的服饰，便暗道：“四品地方官，该是南阳知府祁奂吧？”那官员一出现，一些闲汉便纷纷退后，让出一片空地来，等候知府大人说话。岂料那知府一言不发，只背手静观。

人群前面带头的壮汉对那三个被绑者一阵拳打脚踢，那少年叫得凶也挨得重，一下子就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嘶哑不能成声。那妇人早已昏了过去，只剩下那外族老人一声不响，默默挨着拳脚，却仍然倔强地跪在地上没有倒下。

这时，那玉铺后方忽然冒出二十几个穿着回族和蒙族衣服的壮汉，人人手持刀棍，一路冲过来。为首一人是个回人，双手挥着一柄朴刀，大声喝道：“王金丰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纠众施暴，还有王法吗？”

傅翔暗道：“不好，要族群械斗了。”那铁姓官人见到楼下形势愈发险恶，而地方官仍然负手不管，颇觉不解，正要交代侍卫有所动作，楼下情况又有变化了。只见那帮带头冲进玉铺绑人的十几人，各自从腰间掏出了兵刃，为首的几人冲向那群回人和蒙古人，见人就砍杀。一时之间，街头上血肉横飞，一些跟来起哄的闲汉一看情形不妙，已经有人转身就逃，脱离现场。

那为首的回人矫捷力大，虽然没有高明武功，但一柄朴刀使得虎虎生风，一直冲到那三个被绑者的面前，对那老者道：“丁老爷，俺

来迟了。”那老者面上血肉模糊，瞧不真切，但听声音可以辨出，他费力地用嘶哑的声音回道：“沙老弟，多谢你……”

那抓人的头儿一手牵着绑住老者的绳子，一手指着姓沙的回族汉子道：“你他妈一个死回回，凭什么在咱们的地方耀武扬威？姓沙的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那姓沙的回回一横朴刀，回骂道：“王金丰，你仗着官府里的裙带关系给撑腰，就无法无天了？告诉你，我沙某的亲哥哥沙九龄在京师干上了锦衣卫，谁怕谁？”

一提“裙带关系”，那四品官员立刻就有反应了，突然发话道：“这批化外之民，竟敢在我南阳府闹市里动刀枪，全给我拿了！”那骑在马上的军官一挥手，厉声喝道：“把这批回回和蒙古鞑子全都抓下带回审问！”

这时，一句清亮的喝声：“住手！”发自街角的酒楼之上，只见三楼窗户边站着一个清癯的中年人，虽着便服，但神情及口吻却有官威。楼下众人被这一声“住手”镇住了一下，但随即又恢复了嘈杂。那四品官员仔细看了一眼，却不识得那个中年官人，他对军官使了个眼色，那军官便大声道：“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阻挠公干。张二、梁大，你俩上楼去抓他下来。”

那肇事的头儿王金丰大笑道：“军爷不劳你们，看俺的！”忽地双手连挥，对准窗口一连串发出十枚飞蝗石。楼上那后生侍卫叫声不好，抓起一张木凳挡在铁姓官人前，啪啪数响，挡住了几颗飞石，木凳也被打断了，但仍有两颗飞石没能挡住，直向铁姓官人脸上袭来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条人影如闪电般抢到窗前，双手一伸，便各接住一颗飞石。那人接石后，转身对中年官人道：“没惊着您吧！”同时头也不回地向后一挥，一枚飞石如长了眼睛般朝下飞去。接着楼下一

声惨叫，那掷石在前的王金丰被傅翔这一石打得满嘴鲜血，牙齿掉了好几颗。楼下那官员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小舅子，你被打伤了！”他见到王金丰的狼狈模样，不由大怒，转身对着窗口喝道：“你们快上去，把楼上的狂徒抓下来！”楼上傅翔暗笑道：“原来是你小舅子，难怪那姓沙的回回要骂‘裙带关系’。”

那中年官人再次现身窗口，朗声道：“山东参政铁铉在此，是祁免祁知府在楼下吗？”

楼下的官员十分强悍，并不回答，翻起一双三角眼瞪着铁铉，冷冷地道：“什么人打着铁铉铁大人的名号，从山东一路招摇撞骗到河南。嘿嘿，我南阳府可不是那么好骗的！”

楼上那后生侍卫再也忍不住道：“铁爷……”铁铉点了点头。那侍卫会意，先向傅翔道了一声：“多谢您护着铁爷。”接着从窗口跳了下去，落在那官员面前，从背囊中抽出一道黄色的锦幡，高高举起，上面一行字：“钦派三品参政铁铉”，同时大声喝道：“铁大人请祁大人上楼说话。”

那官员见到这钦命的锦幡，不禁有些心虚，朝楼上拱了拱手道：“见过铁大人，下官南阳知府祁免。原以为大人在洛阳公办已毕，起程回山东去了，不知大人到了南阳，有失远迎……”铁铉打断道：“祁知府免客套，快请上楼来说话。刘侍卫，你将那位王金丰及丁老爷子一并请上楼来。”

这边官方一出面，群众的械斗便停了下来。玉铺中自有一些伙计出来，将受伤的妇人及少年扶回铺去止血疗伤。

那祁知府带了两个随从上得楼来，见到铁铉桌边的傅翔和阿茹娜，便问道：“这两位……”傅翔抢着答道：“咱们是铁大人的随从。”

祁免又再望了傅翔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小哥好身手啊。”傅翔拱手不答，退一步站在铁铉身后，倒真像是铁铉的随从一般。

过了一会儿，几个士兵扶着那王金丰及丁老爷子上楼来，大家坐定了。铁铉道：“好教诸位知晓，铁某这个参政虽然驻节山东，但我奉皇上钦命，此行主要的任务乃是提调河南山东山西各省的粮秣，供应河北的讨燕军事。是以北方诸省的巡抚、布政使司都收到了廷寄，只要与征调粮草相关之事，铁某的职责不分省界，倒不是从山东招摇到河南来行骗的。”

祁免连忙长揖谢罪道：“祁某眼拙，适才有眼不识泰山，诸多得罪之言，还望铁大人包涵则个。”他虽说得客气，心中并不惊慌，暗忖这里的纷争和征粮有个屁关系？

铁铉道：“也罢。方才楼下的纷争已然酿成族群械斗，我见祁太守这厢按兵不动，任由带头闹事者私刑加诸百姓，想必另有别情，铁某请教。”

那王金丰听了这话，不顾脸上伤重，抢着道：“丁家是西域来的鞑子，到咱们南阳来，欺侮我南阳的百业商家……”他急着要说话，但门牙掉了几颗，说得漏风难懂。祁知府接口道：“让下官来说吧。这丁家从西域来中土已有两三代，在南阳做玉石、丝绸及药材的生意，专门垄断商市。任一门生意，只要丁家一插手，他使用尽各种方法打击同业，手段又狠又准，别家生意便做不下去了，是以南阳府众多商家对他恨之入骨……”

那丁老爷子正要开口，铁铉先问道：“祁大人，令妻舅做些什么生意呀？”祁知府怔了一下，回道：“王金丰主要做玉石和丝绸的生意。”铁铉点了点头。

丁老爷子强忍伤痛，拱手道：“草民丁尔锡，幼时随祖父从波斯国到中土来经商。父亲一代在南阳定居下来，实因南阳物产富饶，水陆方便，南阳人也和善好客，对外族人十分客气，是以此地回族和蒙古族人口众多……”

那祁知府听得不耐烦，便打断道：“你快说汝等如何恩将仇报，欺侮南阳商家，使大家生意做不下去。”丁尔锡道：“丁家经营的主要是玉和宝石，只因我等在畏吾儿及西域朋友多，各种良玉宝石的精品自然容易得手，南阳地方其他玉店的生意便做不过敝店。至于丝绸生意，由于咱的丝绸买家有波斯国的、罗刹国的、罗马国的，此地的丝绸商如何与咱竞争？”

说到这里，那王金丰怒道：“那药材呢？”他口齿漏风太厉害，众人听成“阿哟咳咿”，听了两三遍才听懂。丁尔锡道：“药材的生意更不能说咱们了，丁家其实是和西域买卖香料。西域人最爱异国香料，好些中土药材都可以作为香料的原料，咱家便自行调配出各种香料的秘方，将自配的香料在东西两方买卖，实在没有犯着当地的药材商。说丁家垄断，完全没有道理。”

铁铉愈听愈对这丁老爷子另眼相看，他不但做生意精明，而且汉语极为流利，侃侃而谈，辩才无碍，就连那祁知府也被他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。但丁家在南阳每从事一行生意，那一行生意别人便做不下去，也确是地方官的压力。

那王金丰愈听愈急，抢着告状：“他……他们又要做谷粮的生意……”铁铉一听出“谷粮”两字，便加倍留意。

丁尔锡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咱们粮食生意的存货还没开始上市呢，你们便要来伤人打人，也未免太心急了吧。”王金丰怒道：“你到处搜

购麦子，现下河南四处都买不到，不是想垄断是什么？”丁尔锡道：“怪只怪你们不用点脑子。去年咱们得到燕京城里的回族朋友送来的消息，说燕王府在大量搜购粮食，咱们几人一琢磨，这下不得了，恐怕要打仗了，就赶紧四处买麦子。咱们出的价钱比市价还高了半成，公平交易，又哪里犯着你们了……”

铁铉打断他的话，问道：“丁家从去年至今买进了多少麦子？”丁老爷子扳手指算了一下，道：“大约有两万石左右。”

此话一出，连傅翔和阿茹娜都吓了一跳。他俩才从燕京来，在燕京经营医药铺又义贷穷人，对粮价在这一年来受打仗影响的波动知之甚详。这两万石食粮，以今年暴涨的价钱卖出，至少就可赚进万两银子。其他商人眼睁睁看着粮价暴涨，就是买不到货，对这卖玉的丁家坐拥两万石麦子，焉能不恨得牙痒痒的？

铁铉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，暗忖：“这个波斯商人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，他若能为朝廷所用，定能替朝廷筹粮备秣，审收度支。这些蠢人自己不用脑子，就用私刑毒打别人，咱南阳府的父母官居然也是这般见识，唉……”他抬起头来，很客气地对丁老爷子道：“这次铁某来河南调粮，尚缺一万石没有着落，刚好丁老爷子这边有两万石存货，不知能否打个商量？”丁尔锡沉吟道：“铁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铁铉道：“不知丁老爷子能否以官定价格，卖一万石粮给朝廷？”

那祁免初听铁铉说到缺粮一万石，心想只怕下一句便是要由官方出面征收丁老头的屯粮了，果然铁铉提出要以官价收购，也就是征收价格了，那官价比去年的市价还要低两成，这丁老头要倒大霉了。倒想看看这奸商如何拒绝调粮大臣铁铉的请求。

丁尔锡睁着一双血迹模糊的老眼盯着铁铉看，灰蓝色的眼珠看上

去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。他缓缓地道：“铁大人，您在河南调粮短缺的一万石，全部由咱丁家出了，一文钱也不要，算是咱们捐给朝廷作为军需。您瞧这么办可好？”

此言一出，大伙全都怔住了，就连王金丰和祁知府也说不出话来。铁铉心中暗赞丁老爷子的智慧和气魄，拱手道：“丁老爷子能为国家疏财，令人钦佩不已，这一万石粮，可供十万大军吃二十天。敝人当即奏请朝廷褒扬，传令丁家为地方楷模。祁知府，您看如何？”

祁铤心中纵不乐意，也只得答道：“丁家勇于捐输，应该，应该。”那王金丰原有一肚子的愤恨，这时见丁老爷子一句话便捐了一万石麦子，心中不得不生了几分佩服之意，瞪着丁老爷子的双眼中恨意也消了一些。

铁铉想不到办完了公事回邓州老家一趟，在南阳酒楼碰上这一场地方商家的斗殴，竟然白白得了一万石的粮食，正好补上了河南筹粮的缺口，心中的喜悦形诸于色，盛赞丁老爷子之余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丁老爷子，你从去年陆续进了两万石粮，丁家原来又不是做粮食买卖的，你有那么大的粮仓来存放吗？”

丁尔锡笑道：“丁家哪有两万石的粮仓？但南阳一地有回族六七千户，加上蒙古族，总数达到万户，咱就分存于族人家中便了。”

铁铉知道，中土的蒙族、回族等外来族人在联手对外时十分团结，丁家既是南阳大富商，平日对族人的公益需求定然出钱支持，是以大伙儿都愿帮忙，居然不用建造大粮仓，就解决了两万石粮食的屯放问题，着实了不起。他忍不住赞道：“丁家与族人平日相处一定有情有义，才能与上万户族人建立起如此互信，实属难得。铁某报请朝廷褒奖，从此丁家在地方上是楷模之家，地方官府有保护之责，再也